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六十七期
2007年11月　　頁83~106
臺灣大學文學院

漢語方言本字考證與古漢語聯綿詞

徐芳敏*

摘要

§1 說明本文擬討論「漢語方言單音方言詞本字是古漢語聯綿詞的其中一字」的問題。古漢語聯綿詞「懵懂（懂）」的「懂（懂）」罕見單用；§2 推測古漢語「懂（懂）」（「心昏昧無知不明；明白，了解」）、考證漢語方言單用的「懂（懂）」（「頭腦糊塗，不清楚；感覺遲鈍；混亂草率欠考慮，慌張莽撞」），兩者實一字兼正反兩義。「跬ㄈpai 子」（瘸子）是南方方言共同方言詞。§3 考證「跬ㄈpai」本字並非聯綿詞「蹉踬」第二字「踬」，而是果攝歌戈韻「旀（婄）」；「旀（婄）」和不少南方方言歌戈韻白讀都是-ai，和許多方言「跛」有同源關係。§4.1 藉§2、§3 及相關字詞考證說明古漢語聯綿詞至少其中一字不單用，漢語方言卻能單用；漢語方言聯綿詞上下字「活用」；甚至兩字組合成韻尾相同的「雙音詞」；先設定本字出現的音韻範圍，再尋找本字；本字若為聯綿詞其中一字，最好提出獨用的證據；本字若與其他方言方言詞具同源關係更佳。§4.2 指出未來宜齊觀古漢語聯綿詞及漢語方言聯綿詞、「雙音詞」：是否經過「詞彙化」，如何使用上下兩字，「聲母序列」（獲得意義的理據）穩定性如何。

關鍵詞：漢語方言　本字考證　古代漢語　聯綿詞　雙音詞　詞彙化
聲母序列　理據　懂（懂）　旀（婄）

96.08.17 收稿，96.11.02 通過刊登。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前言

一般來說，漢語方言本字考證是去古漢語中尋找本字。古漢語以單音詞、雙音詞爲大宗；前者不必論，後者包括單純詞：聯綿詞、疊音詞（重言詞）、音譯詞，合成詞：複合詞、派生詞（附音詞）（周秉鈞1981：236-246，羅邦柱1988：157、159-160）。漢語方言考證的本字與古漢語語詞在音節數對應上會出現幾種狀況：（一）「漢語方言單音方言詞本字是古漢語單音詞，一音節對一音節」，此狀況占了本字考證的大部分；（二）「漢語方言雙音方言詞本字是古漢語疊音詞、合成詞，二音節對二音節」；（一）（二）若遇古漢語代遠年深、音韻系統中占一席之地的音譯詞，也能成爲本字。由於音節數不參差，只要「覓字，尋音，探義」，結果常常令人滿意。[1]

此外還有（三）「漢語方言單音方言詞本字是古漢語聯綿詞的第一字或第二字，一音節對二音節其中的一音節」。（三）的狀況並不罕見，平常大家閱讀漢語方言本字考證的文章，一定看過這樣的敘述：「某方言方言詞x，本字是古漢語聯綿詞的第一字a（或第二字b），x與a（或b）音合（或音近）、義同（或義近、義通）」。或許受到「聯綿詞不得分訓」刻板印象（詳§4.1）的影響，筆者個人對於（三）難免起困惑：漢語方言單音方言詞本字是古漢語聯綿詞其中一字，可靠還是不可靠？本文§2考證漢語方言本字「懂（懂）」，與聯綿詞「懵懂（懂）」關係密切；§3考證漢語方言「『蹕』子」（瘸子）的本字，卻可能與聯綿詞「蹎『踣』」無涉。§4藉§2、§3以及相關字詞考證，討論上述（三）的種種情形，並且談到古漢語、漢語方言聯綿詞等雙音節詞未來可以研究的課題。

2 漢語方言「懂（懂）」與聯綿詞「懵懂（懂）」

2.1

[1][2]官話方言—《湖北典》47「董ᶜtoŋ」「（說話）錯亂無條理，沒有準頭兒：

1 漢語方言學界關於「漢語方言本字考證方法及方法論」有若干論述，筆者均歸納於梅師祖麟、楊師秀芳先生提出的這六個字，詳徐芳敏 2003：143-148。

2 本文僅列出筆者淺陋瀏覽漢語方言資料所鈔撮者的大部分，其間疏漏必夥；所以只能稱為「舉例」，絕非窮盡於此而已。以下皆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東~一句，西~一句|……有的地方說顛顛董董。」《湖北典》47「董天神」「瞎扯或說話沒準頭的人（鄂西南）」，「董氣子」「同『董天神』。」[3]〈安慶詞匯〉301「（懂ᶜtoŋ答ta。）」「身體衰老，感覺遲鈍。」[4]

[2]湘方言—《衡陽方言》295「懂ᶜtəŋ里ᶜli懂ᶜtəŋ氣tɕhiᶝ|·」「懵懵懂懂」；《韶山研究》176「古ᶜku董ᶜtən」「老糊塗：越老越~」

[3]贛方言—《客贛報告》390「裝糊塗」條：宜豐「裝ᵢtsɔn古ᶜku董ᶜtən」

[4]客方言—《客通用典》91「倥toŋᶝ*烘hoŋᶝ」「〈形〉糊塗，頭腦不清楚」條：武平縣城「*懂ᶜtuŋ答ta?ↄ」；[5]〈酃縣客家話特殊詞匯例釋〉429、no.54「亂lonᶝ董ᶜtuŋ董ᶜtuŋ哩ᶜli」「亂紛紛地。《朱子語類》卷六七，『易三，綱領下』：

本文引用記錄漢語方言語料或資料的文獻，常以簡稱；例如[1]《湖北典》、〈安慶詞匯〉、[6]*Dg* 都是簡稱。關於簡稱，詳見《閩南方言本字與相關問題探索》「凡例」之一（徐芳敏 2003：1-2）。本文「簡稱」與「全稱」的對照、其作者、出版年代、出版處所等，請參閱「引用書目」之「二、漢語方言文獻——先列簡稱，後列全稱」；引用古籍、今人論著，請參閱「引用書目」之「一、古籍」、「三、今人論著」。

本文引用各方言文獻語料或資料有固定格式，詳見上述書「凡例」三至八（徐芳敏 2003：2-5）。（該書「凡例」五云「若語料來自 *Dg* 等英文文獻，在英文釋義之後，附上筆者翻譯的中文釋義，以（）號標示」（徐芳敏同上：3）。由於 *Dg* 等英文文獻的釋義，一般均清楚明白易瞭解，筆者翻譯實屬蛇足；所以本文不會再附上筆者翻譯的中文釋義。又「凡例」七未列平聲、入聲調號，本文平聲、入聲以。□、□。表示。）

3 湖北大多數地區講西南官話或江淮官話，僅東南角落九縣市講贛語（劉興策 1999b，1999a）。《湖北典》記錄語詞「凡在省會武漢和江漢平原乃至全省範圍通行的，一律不注明通行地區」（「凡例」1）。本文引用「董」「董天神」應即通行範圍廣大、所以不注明，則此二條最起碼應為官話方言的說法，不確定是否為贛語的說法；「董氣子」通行鄂西南，與贛語無涉。

《新方言．釋言第二》已言「蘄州謂駿不解事為童，音如董，猶言懵懂矣。」（章太炎 1958：215）蘄州即湖北蘄春縣，講江淮官話。

4 〈安慶詞匯〉說明之（二）「有音無字的用同音字，並加圓括號標明。」（〈安慶詞匯〉297）

5 依《客通用典》編寫慣例，每一詞條條目記錄長汀的說法，以下依序記錄梅縣、興寧……的說法；本字不明者，用同音字或近音字替代，並且在字左上角標星號*（「凡例」V-VII）。本條長汀作「倥*烘」；除武平縣城外，梅縣、興寧等六處作「懵懂」，其餘 4 處分別作「糊塗、風懵、ᵐmoŋ*烘、夢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整齊，下經便亂董董地。』朱子（朱熹）是宋徽州婺源人。」（周定一1990：429）

[5]粵北土話—《樂昌研究》241、no.0934「裝傻」條：三溪鎮「裝ᵓtʃuaŋ*懂ᶜtœ子·tʃʔl」。[6]

[6]閩南方言—*Dg*475「懂ᶜtaŋ」詞項：「懂ᶜtaŋ嚇hiãʔ˧」"hurried and careless, so as to break or spoil things."；*Dg*130「嚇hiãʔ˧」詞項：「懂ᶜtaŋ嚇hiãʔ˧」=「（放）□hɔ˥嚇hiãʔ˧」=漳州「（□）恍ᶜhoŋ嚇hiãʔ˧」"careless; hurried; acting thoughtlessly or flurried, so as to spoil or break things."；[7]《臺日書》474-3「黨ᶜtaŋ嚇hiãʔ˧」「魘(オビ)エル。ビツクリスル。真(チヌ)——=大變(タイヘン)ビツクリシタ。」《臺日典》（下）64-1「懂ᶜtaŋ（哧）顯ᶜhiã」「急遽(そそつか)しい。輕率(けいそつ)な。粗忽(そこつ)。」[8]《臺閩典》1276「懂ᶜtaŋ嚇hiãʔ˧」「（一）受驚害怕。（二）形容做事情莽撞、冒失。例：『老个老步定，少年个較懂嚇。』……（老年人老成持重，

6 據《樂昌研究》第八章〈詞匯、語法例句對照表〉「凡例」，使用同音字者，一般在同音字左上角加星號*（《樂昌研究》128）。

7 *Dg*139 認為 hɔ˥本字是「放」，文讀 hoŋ˥、白讀 paŋ˥。《閩南典》482「放 hoŋ˥」「思想不集中，不專注，態度滿不在乎：伊即個人真~，……」又「放 hoŋ˥放 hoŋ˥」「無所用心，不專注，不在乎：人~~。」hɔ˥與「放 hoŋ˥」是否相關？今暫闕疑。此處及《臺日書》（891-2 漳州「恍ᶜhoŋ 嚇 hiãʔ˧」=「黨ᶜtaŋ 嚇 hiãʔ˧」）、《臺日典》（《臺日典》（下） 839-1 漳州「恍ᶜhoŋ 嚇 hiãʔ˧」=「懂ᶜtaŋ 嚇 hiãʔ˧」）ᶜhoŋ 本字當即「恍」。《集韻》宕韻虎晃切「慌，晷也。」或作「慌怳恍」等，今通行「恍」。同切又「詤，《博雅》『忽也』，一曰夢言。」《廣雅詁林》卷五下「詤，忽也」，王念孫《疏證》云「詤」通「怳」。*Dg*153 有「怳ᶜhoŋ 惚 hut˧」"confused and frightened."。

ᶜhoŋ 本字也可能是「晃」：《閩南典》482 廈門、泉州「衣著裝飾等華麗漂亮，顯眼奪目」。不過，下面註 8「顯ᶜhiã」會由於「顯眼、或遭遇重要場合」導致「心神匆忙慌亂、未作足準備」，目前「晃ᶜhoŋ」卻看不到類似例子；所以ᶜhoŋ 本字仍維持「恍」。

8 《普閩典》843 定ᶜhiã 本字「顯」，《閩南典》525「顯ᶜhiã」「1.（星光）閃爍；（光）閃一下……2.搖晃不穩……3.顯眼……」。*Dg*、*Br* 雖未寫出本字，惟據 *Dg*，ᶜhiã 當有「4.（因為顯眼、或遭遇重要場合，所以）心神匆忙慌亂、未作足準備」：*Br*60「□ᶜhiã 場ᵓtiũ」"bright and gaudy"、*Dg*129「□ᶜhiã 場ᵓtiũ」"flurried, losing presence of mind, as at examinations, or before a superior, or when meeting with several persons for business."，*Dg*129 泉州「□ᶜhiã□ᶜhiã」"too hurried and off-hand in doing thing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輕人做事較莽撞）。」《閩南典》451漳州「擋ᶜtaŋ（嚇）顯ᶜhiã」「毛躁：伊人~，全𣍐在步一點也不穩重老練。」《閩南漳典》151「惕ᶜtaŋ顯ᶜhiã」「毛躁：伊做人真~，全𣍐在步。」

《廣韻》董韻端母「懂」：「懵懂，心亂」，《集韻》《類篇》同。[9]《漢語大字典》「懂」詞項無說，但引《字彙》「懂」通「懂」；「懂」詞項釋爲「明白；了解」（《漢語大字典》編委會2006：（4）2368、2353）。惟「懂」見於《廣韻》、《集韻》；「懂」晚起字，見於元代《古今韻會舉要》（《漢語大字典》編委會2006：（4）2353，王力2000：334）；本文標目取「懂」，「懂」附於後。[10]

「懵懂（懂）」係同韻兼同開合、同等聯綿詞（郭小武1993：213）；與「懵董、懵憧、憧懵、懵騰、童蒙（或瞳矇、膧朦、氃氋）」構成聯綿詞群，義皆爲「精神不爽、昏昧，糊塗、愚痴無知（之人）」（徐振邦1998：200-201、243-244，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十注引《考聲》、《字書》，《集韻》隥韻「憧」，江藍生1988：197，宋子然2000：73-74）。[11]聲母皆係明母搭配端或定母（或顛倒成端或定母搭配明母），韻母不出上古蒸或東部、中古曾或通攝——「懵憧騰」上古蒸部、中古曾攝，「懂董童蒙瞳矇」上古東部、中古通攝；「懵」也與「懂董」結合表示此字又由蒸部轉進冬部（上古蒸部「雄弓夢」東漢入冬部，詳見羅常培、周祖謨1958：31-32、34；「懵」與「夢」同聲符（§4.1（一）），得類推），在某（些）方言因爲東冬合流而轉進東部、形成皆位於中古通攝董韻的聯綿詞（郭小武1993：213-214已指出明母、定母搭配比明母、端母搭配（如「懵懂」）早）。[12]

---

9 影宋本《集韻》「懵懂」誤作「憧懂」，《宋刻集韻》、四部備要本《集韻》、《類篇》不誤。

10 《元曲釋詞》「懵懂」條：「懵懂，不明也。……以之喻人，則為無知、糊塗、愚濁之意。……或作曚懂、懞懂、懞掙、情懂，義並同。……或作窻掙，……懞，訛為窻。」（顧學頡、王學奇1984：453-454）除「情」是否係「懞」訛字待考、「掙」待考，第二字元人皆作「懂」。

11 此聯綿詞群中，「懵憧、憧懵」彼此顛倒；「懵（懞）懂」「童蒙」也彼此顛倒：「今之普通話……məngtong（懵懂），似即童蒙之顛倒。」〔謹案：漢語拼音當作məngdong〕「……頓愍……謂神識昏昧，與童蒙、滇瞪皆一聲之轉也。倒之則為懞懂。」（劉鈞杰1999：105、「童僮」條，蔣禮鴻2001：54、「童蒙 鈍聞 滇瞪 頓愍」條）

12 徐振邦《聯綿詞概論》1998：196-201列出整個聯綿詞族：聲母格局*ph-/l-以及「支離分散」義（如「披離」）、引申出聲母格局*m-/l-以及「粗略不精密」義（如「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討論的「懵懂」，第一字「懵」得單用，《廣雅詁林》卷五下《廣雅疏證·釋言》轉引《集韻》、《類篇》引古本《廣雅》「懵，闇也」（今本《廣雅》無）。第二字「懂」从「童」聲；「在先秦，奴僕和童子的意義都用『童』字來表示。……『僮』是『童』的分化字。依《說文》，『童』是奴僕，『僮』是童子、小孩子。在使用中，兩個字的字義互換，後代『童』表童子，『僮』表奴僕。唐·顏元孫《干祿字書》『童、僮』條：『上童幼，下僮僕，古則反是，今則不行。』」（曹先擢、蘇培成1999：528）「童僮」當然同源（王力1983：381、「童僮」條，劉鈞杰1999：104-105、「童僮」條）：「『童』義爲無知的兒童」，「引申爲幼稚無知」（王力2000：797、867）；漢代揚雄《太玄·童》「物僮然咸未有知」，《廣韻》「僮，僮僕，又頑也、癡也」。[13]又有「憧」，《說文》「意不定也，从心童聲。」大徐尺容切，《集韻》絳韻丈降切〔謹案：影宋本、四部備要本「丈」誤「文」，《宋刻集韻》、《類篇》不誤〕「意不定也；一曰戇憧，愚皃。」《玉篇》「昌容切，行也；直巷切，愚也。」《廣雅詁林》卷三上《廣雅·釋詁》「僮，癡也」，王念孫《疏證》以「童僮」和「憧」（《疏證》與本文僅討論此字的「愚」義）同源：

> 僮者，《賈子·道術篇》云「反慧為童」；〈蒙〉彖辭「匪我求童蒙」，《釋文》引《廣雅》「僮，癡也」；《晉語》「僮昏不可使謀」，韋昭《注》云「僮，無知；昏，闇亂也」；《大戴禮·千乘篇》「欺惑憧愚」；「憧童」並與「僮」通，《春秋》晉「胥童」字「之昧」，是其義也。

我們相信：「懂」也可以加入這個从「童」聲、宜爲形聲兼會意（詳下文註14）的同源詞族，皆指「心昏昧無知不明」；也就是說，「懂」義通「懵」，均得

浪」）、聲母格局*m-/l-以及「不甚明晰」義（如「彌離」）、聲母格局*m-/t-以及「人精神意識不清醒」義（如「酩酊」）。同書238-250又設*m-/l-為語根，聯綿詞族分成六個詞群：一、模糊不清、昏暗義（如「螟蛉」），二、愚昧、糊塗義（如「懵懂」），三、粗疏、不精明、冒失、魯莽義（如「孟浪」），四、小義（如「溟濛」），五、連續不斷義（如「綿連」），六、廣大無涯際義（如「罔象」）。本文只選取幾個聯綿詞，聲母限明母、端或定母，韻母限上古蒸或東部、中古曾或通攝。

13 《潮汕方言詞考釋》定□toŋ「人癡癲糊塗」本字「僮」（李新魁、林倫倫1992：51-52），《閩南方言本字與相關問題探索》定「（傢）庸□soŋ□taŋ」等的「□taŋ」本字「僮」（徐芳敏2003：37-38）。現在看來，本字「童」或「僮」兩可。附帶一筆：《朔縣志》23「□thuə̃」「~氣：不通曉人情事理的人」。疑「□」本字即「童」或「僮」，「頑癡無知」即「不通曉人情事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單用。

表面上「懂懂」兩者義別，相通但就字形言。然音韻地位均在董韻端母，兩者恐實爲一字詞，同从「童（幼稚無知）」聲（「懂」不必言；「懂」从「重」聲，一則《說文》「童」从「重」省聲，二則《說文》「薑」或作「董」，段《注》「古童、重通用」）、存在正反兩訓：「心昏昧無知不明」，「明白，了解」。[14]

2.2

國語、許多方言都說「懵懂」：國語且不論；如《黔東南志》129「懵里懵懂」，《婁底典》179「懵懂」「糊塗」、「懵懂皮」「煮豆漿時產生的鍋巴」，*Dg*528「懂ᶜtoŋ」"disturbed or confused in mind"詞項收錄「懵ᶜboŋ懂ᶜtoŋ」"careless; reckless."（*Dg*26「莽ᶜboŋ」詞項收錄「莽ᶜboŋ懂ᶜtoŋ」、以「莽」爲本字，今改「懵」）。許多方言可以單說「懵」：如《湖北典》133「懵蟲」「指懵懂無知的人（多用於小孩子）」，《江蘇總匯》（下）2480如皋「懵褲兒」「糊塗蟲」，《衡陽方言》292「嚇懵噠」「嚇呆了」，《徽州方言》265「懵」「糊塗、不明事理」，《客贛報告》496「癲癇病永新說發~~癲，弋陽說發~病」，《廈門典》18「覷懵」「1.近視2.比喻目光短淺」，《珠三角詞匯》289、no.866「扮（或詐、裝）懵」「裝傻」。尤其「懵」「懂」（「懂」詳下段）兩見於《湖北典》、《衡陽方言》，此處及§2.1[1][2]都引用：又兩見於閩南，此處引用《廈門典》、§2.1[6]引用*Dg*等書。

§2.1運用「懵懂」得分而訓之、「童僮憧懂」同源的關係，推論「懂（懂）」

14 古漢語有「形聲兼會意」、「反訓」（黃永武1976；徐世榮1989，鐘明彥2005：369-432）。沈兼士指出如「亢」有高義，从「亢」得聲字「阬晄」具高上與窪下義；黃焯也察覺同一形聲（或兼會意）字包正反義：「攘之義為推，反言之則為攘盜也。袒，補縫也，近袒而與袒反，亦相反成言也。矎，大視也，从蒦，一曰視遽皃，此相反為訓也。熄，畜火也，亦曰滅火，此一字而二義相反也。」（沈兼士1986[1933]：153-154，黃焯1983：372）漢語孳乳同源詞包括孳乳反義同源詞，像「『垚，土高也』『堯，高也』，从『堯』得聲如『嶢顦驍獟翹趭』含『高大』義、『僥蟯銚』卻含『短小』義」（張世祿1984：532-533）。

準「形聲兼會意」、「反訓」、上述諸文揭示現象觀之，「懂（懂）」宜从「童（重）」聲兼會意、存在正反二義。《新方言．釋言第二》「《方言》『黨，知也』。今謂了解為黨，音如董；俗作懂，非也。《廣韻》『懂』訓『心亂』，今猶有『懵懂』之語，其義絕異。」（章太炎1958：216）然「黨、懂」恐無涉（§2.2、註20），且「懂」本備正反二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意義。惜古典文獻似缺乏「懂（懂）」單用的書證，剛好現代許多方言單說「懂」能補充其不足——正如兜合七巧板般兜合[1]-[5]，現代「懂（懂）」的意義「頭腦糊塗，不清楚」或「（身體衰老，所以）感覺遲鈍」就呈現出來，和§2.1推論的意義相同或相近。§2.1[2]《衡陽方言》、[5]固免解釋；[1]〈安慶詞匯〉、[4]《客通用典》「懂答」之「答」不確定是否爲本字，「懂」應確定爲本字；[15][2]《韶山研究》、[3]以「古+懂」表示「（老）糊塗」。[16][3]《客贛報告》「裝糊塗」條又記載客家長汀話說「裝癲」；我們設想「癲+懂」重疊成[1]《湖北典》「癲癲（顛顛）懂懂」=「懂」，由「頭腦糊塗，不清楚」引申「（說話）錯亂無條理，沒有準頭兒」。[17]再引申[4]〈酃縣客家話特殊詞匯例釋〉「亂懂懂哩」泛稱「亂紛紛地」；上文提到「懂」古代似少書證，[4]抄錄《朱子語類》「亂董董」容或是「懂」的一條書證。

至於[6]閩南語，「懂嚇」「懂顯」係「懂+嚇」「懂+顯」構成詞組或複合詞：「混亂草率欠考慮，慌張莽撞（careless; hurried; acting thoughtlessly or flurried），（有時會闖禍 (spoil or break things)），（自己）驚嚇害怕」。閩南「懂」「混亂草率欠考慮」與§2.1推論的意義、上段整理§2.1[1]-[5]的意義相同或相近；「混亂草率欠考慮」引申「慌張莽撞」，又與本節首兩段漢語方言「懵

15 《漢方言典》(5)7025「撞」詞項有湖北房縣西南官話「撞打」「1.〈動〉打扮：你~得那個樣兒，弄清兩捕的。2.〈形〉不聰明：你凭~，說了半天還不明白？」第1義「撞」不知本字為何（或即註19「揀」？）。第2義應與§2.1[1]〈安慶詞匯〉、[4]《客通用典》「懂答」為同一語詞：「不聰明」即「糊塗不清楚」；第一字「撞」本字「懂」，但第二字「答、打」不詳。

16 〈酃縣客家話特殊詞匯例釋〉423、no.9「慕古」「笨；糊塗。這個詞戲曲中屢見，都是這個意思，如《蝴蝶夢》劇二：『包龍圖往常斷事曾著數，今日為官忒慕古。』」（周定一1990：423）平常講「老古董」，實在該作「老古懂」才對。「老古懂」原來是「老糊塗」，引申「老而不曉得變通」等義；「（老）古懂」又移以稱古代文物。

17 《武漢典》352「咚ᶜtoŋ咚·toŋ□ᶜthiaŋ」「鑼鼓聲，用來指懵懵懂懂的人」係運用「懂咚」同音ᶜtoŋ，製造出「鑼鼓聲」「懵懵懂懂的人」雙重效果。《關東詞匯》95「董二先生」「（含貶義）指不懂裝懂的人」則運用「董懂（不懂硬裝懂）」同音；是否也運用「懂」正反兩義（§2.1末段），不得而知。又《黔東南志》134「癲東」「顛三倒四，常用於罵人：老~。作形容詞常重疊說『顛顛東東』。」「癲東」「顛顛東東」即「癲（癲）懂（懂）」，前面音節同化後面音節為陰平調。或者，「東」本字可能是《漢方言典》(3)3586「慟」「西南官話。貴州清鎮……。……〈形〉言行不合常理，顛三倒四：顛~|顛顛~~。」《集韻》東韻都籠切「慟，愚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懂）」指「魯莽，reckless，慌張」相同或相近。[18]

「懂懂」中古通攝董韻一等端母，對應閩南 t-、-aŋ、陰上調（古與今閩南聲母、聲調對應，詳徐芳敏 2003：25；古通攝閩南白讀多 aŋ 韻母字如「篷蜂夢東通蟲甕聰」等，詳徐芳敏 1991：416-418）；ᶜtaŋ 白話音又搭配文言音ᶜtoŋ（本節首段）。ᶜtaŋ 其他四個「候選本字」：§2.1[1]-[4]「董」指「督，正」，義不近。[19][6]「黨」見《方言》第一條「黨，知也。」「黨」訓「知」乃源於「黨（爣）朗，解寤貌，火光寬明」（《廣雅詁林》卷三上《廣雅．釋詁》王念孫《疏證》），與「懂」無涉。[20][6]「擋」音韻地位對應ᶜtaŋ，然而義遠。[6]「惕」《集韻》蕩韻待朗切「《說文》『放也』」、宕韻大浪切「放逸」，音不合、義別。

綜上所述，匯聚古代漢語資料、現代各方言語料，兩邊若合符節，就導引出「懂（懂）」比較完善的解釋、以及大家不甚熟悉的閩南白讀音與義。

---

18 我們無法判斷「懂ᶜtaŋ嚇hiãʔ˨」、「懂ᶜtaŋ顯ᶜhiã」孰為原貌、孰為變讀、或皆為原貌，因此兩存之。

19 《廣韻》董韻「董」指「督，正」；《漢方言典》(4)5926「董」六訓，第6訓「〈形〉大」不詳其本字，且不論（以下凡引《漢方言典》「董」六訓，逕稱「董1.」「董2.」……，引「董」所附詞語，依該典原樣作「【董×】」；引《漢方言典》其他字格式亦同）。「督，正」乃使之正、固，引申「董5.……《方言》：……『董，錮也。』晉郭璞注：『謂堅固也。』」以及「【董麥】【董糖】」（使之固形為麥、糖）。《集韻》「揀」（與「董」同音）「擊也」係《漢方言典》(3)3206「揀1.〈動〉撞擊；搗」、《客通用典》90興寧、惠東、上猶「*董」「往上捅」、「董4.〈動〉捅；戳」本字。（容或引申「董1.〈動〉撅；翹起」「【董嘴】〈動〉嘟嘴；噘嘴」（向外捅出），以及「【董蓬】〈名〉斗笠」（斗笠向上捅起）。）至於(1)「董2.〈動〉搞；弄」「揀2.〈動〉搞；惹」「董3.〈動〉糟蹋；揮霍」以及「【董爛子】〈動〉闖禍」、《漢方言典》(5)7025「【攆禍事】〈動〉闖禍；惹禍」，本字「董」（出於惡意、劣計畫的督正，反而弄糟惹禍亂）或「揀」（捅搞出禍亂）？(2)「【董亂】〈形〉事情紛繁」，本字「董」或「懂」（§2.1[4]「亂懂懂」）？現在都無法判斷。

退一步說，即使「董」訓「亂」，為上段(1)(2)、§2.1[1][4]本字；不過對於§2.1[2]-[3]、[5]-[6]仍解釋不了。

20 《揚雄方言校釋匯證》第一條引胡文英《吳下方言考》、錢繹《方言箋疏》、章炳麟《新方言》皆以古之「黨」即今之「懂」。然「黨」在宕攝、「懂」在通攝，除非能清楚說明音韻「通轉」之理，否則「黨」自「黨」、「懂」自「懂」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漢語南方方言「『蹼』子」（瘸子）的本字

3.1

[1]官話方言—《普通話方言集》(3)2737「瘸子」條：如湖北武漢「蹼⊂pai子」、四川成都「蹼⊂pai子」（或「蹼蹼兒」）、雲南昆明「蹼⊂pæ子」、貴州貴陽「蹼⊂pai子」[21]

[2]湘方言—《漢方言詞匯》277「瘸子」條：湖南長沙「蹼⊂pai子」、雙峰「蹼⊂pa子」；《四川湘方言》265、no.417「跛子」條：四川中江李都「蹼⊂pai子」（或「蹼腳腳」）[22]

[3]贛方言—《客贛比較》394「瘸子」條：江西萍鄉「跛⊂pai子」

[4]客方言—《漢方言詞匯》277「瘸子」條：廣東梅縣「跛⊂pai腳□」；《客贛報告》320「瘸子」條：如廣東連南「□⊂pɛi腳佬」、江西三都「□⊂pai腳子」、廣西陸川「□⊂pɛ腳」；《粵西客方言》148-149「瘸子」條：如廣東化州新安「跛⊂bɛ佬/婆」、廉江石角「□⊂pei腳佬/婆」

[5]粵方言—《漢方言詞匯》277「瘸子」條：廣東廣州「跛⊂pɐi腳佬/婆/仔/女」；《廣東粵方言》433、no.531「瘸子」條：如廣東東莞「跛⊂pɔi」、開平「跛⊂vai腳佬」

[6]湘南土話—《臨武方言》296「蹼⊂pai子」「跛子」

粵北土話—《粵北土話音韻研究》277粵北白沙、梅村、皈塘等地「瘸子」說「[⊂pai、⊂pɛi、⊂pe、⊂pa、⊂pA、⊂pɑ、⊂pia]子/腳佬」，[⊂pai…]本字「踠」：「《集韻》平聲佳韻蘗佳切：『蹟踠，行繚戾也。』意爲行走彎曲不直，音合義通。」（莊初升2004：277）

此方言詞第一音節的本字是什麼？「蹼」方言俗字可不計。[23]《漢方言典》

---

21 此處[1]皆引西南官話的語料。《漢方言典》(5)7249引安徽《定遠廳志》「跛足曰蹼」，未注國際音標。若不出[1]-[6]所注國際音標之外，表示「蹼」還見於江淮官話。

22 《四川湘方言》265、no.417「跛子」條，中江李都「蹼」⊂pai；但樂至新樂平聲不分陰陽（同書29），「蹼」應標成◌pai。達縣安仁去聲甲、乙、丙調來源複雜，甲調大部分來自古去、入聲清聲母，其次上聲清、濁聲母、去、入聲濁聲母，極少數來自古平聲清、次濁聲母（同書163-164）；「蹼」pa 55調為去聲甲調，係來自古平聲清聲母者（「蹼」本字「尬（尷）」平聲幫母，詳下文）。

23 《漢方言典》(5)7249引光緒元年廣東《興寧縣志》客語「足跛曰蹼」，未注國際音標。檢《興寧志》823、「聲韻配合表（一）（舒聲）」有「跛pai」（原作bai；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7085記錄湖北天門話作「踺」。[6]引《粵北土話音韻研究》的考證，本字也作「踺」；然該考證引《集韻》「繚戾」原指「回旋曲折」（漢語大詞典編委會等1992：(9)1016-1017）；「行繚戾」解釋成「行走彎曲不直」，或許形容腳跛者行走、也或許形容醉人、精神異常……但腳健全者行走，目前無充分證據辨明必定是前者。我們也不清楚「蹟踺」的「踺」是否能獨用，是否與「蹟踺」意思相同相近。等於說如果謹守「ㄈpai等音讀必須依照傳統辦法，在中古蟹攝找本字」，只可能找到疊韻聯綿詞「蹟踺」（上古均歸佳部）的第二個字，意義還不見得妥貼。

3.2

另一種思維從「好些南方方言都說ㄈpai等音讀，表示它是南方方言的共同方言詞」[24]著手：因爲此共同方言詞源遠流長，所以韻母ai「存古」、並非蟹攝字、而是果攝歌戈韻字——鄭張尙芳先生指出歌戈韻帶i尾的韻母ɛi、ɔi、ai、ɑi、oi、ui見於浙南吳語、閩語、客語、海南軍話、以及瑤語、布依語、傣仂語、泰文、越文、朝鮮文古漢語借詞，-ai及變讀-e、-(e)i（ai>e>i，i前加稍開的e複化成ei）爲浙南溫州歌戈韻最古老的白讀層次（ai如「簸唾腡手指螺紋稞個剉（莝）砍斫瑣小」、e如「蛾挼個這個的何~人」、(e)i如「大裸個ㄋ這左」，均見鄭張尙芳1983：115、117-118；參見羅杰瑞1990：246江山方言「拖籮個餓破」-ai），鄭張先生同文又引閩語福州、潮陽歌戈韻-ai（福州如「跛簸破拖大籮過（菜）老我河」、潮陽「舵大個」，鄭張尙芳1983：116）；客語歌戈韻保存白讀-ai如《客贛報告》187、514「大、拖、我（俗寫倨）、個（俗寫介）」，《閩西客方言》171-176「荷（義爲挑、擔）」（-ai、-ai>-a或-æ），以及下段舉出的「跛」；

書822、「聲母表」云：b係雙唇不送氣清塞音，乃沿用漢語拼音以b代國際音標p）、未注聲調。若聲調陰平，是興寧說ㄈpai、清代已寫「踺」，表示此方言俗字最遲起於清代。由[1][2][6]（或許還有註21）知此字傳播地域廣闊，並且走進《漢語大字典》（《漢語大字典》編委會2006：(6)3723「踺」）。《湘方言考釋》逕以之為湘語的本字（彭逢澍1999：44-45）。

24 中學時代《地理》課本談到「西部秦嶺、東部淮河是中國大陸南北分界」。按照一般「『南北』內涵『南北文化、方言』」的標準，大致皆位於秦嶺、淮河以南的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名雖「官話」，實則當屬南方方言。像湖北多數地區說西南、江淮官話（§2.1、註3）：然湖北是古代楚國、楚文化大本營，古人稱「吳、楚」指南方方言（如《切韻．序》「吳、楚則時傷輕淺」）。湖北由楚方言變成官話方言，應是歷朝歷代北方黃河流域文化、移民不斷洗刷沖積、「官話化」的結果。筆者又懷疑皖北、蘇北江淮官話也是楚方言「官話化」以後的產物（徐芳敏1999：479、提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贛語「大」-ai在《客贛比較》255。[25]檢《集韻》戈韻逋禾切（與「波」同音）「㴱，蹇也」；「㴱」與⊂pai等音讀義配合（除「瘸子」義，《漢方言典》(5)7249-7250「跰手、跰掌兒」指「殘疾的手」），音也恰適（現代聲母一般是p、[4]《粵西客方言》化州聲母b（b相當於p，見同書19）、[5]《廣東粵方言》開平聲母v（開平v多相當於廣州p、開平p爲外來音或讀書音，見同書298；古幫母今開平v，見同書143）、聲調陰平對應古代幫母平聲；ai、變體ɐi，ai或變體前高化成ɛi、ei、後高化成ɔi，ai或變體>ɛ、e、或æ，或ɛi、ei脫落i尾爲ɛ、e，ai或變體脫落i尾爲a、ʌ、或ɑ，ai>ɛ>iɛ（增生介音i，與註26廣東河源「跛」增生介音i相同）>ia）。

《說文》「㴱」作「旓」、《集韻》「㴱」又音補火切（與「跛」同音）「《說文》『蹇也』」。「旓（㴱）跛」从皮聲、都有「蹇」義，是一組「形聲兼會意」的同源字詞（「形聲兼會意」、同源參見§2.1末兩段）。上述這些方言說「旓（㴱）」，與國語、部分官話方言（《普通話方言集》(3)2737「瘸子」條）、浙江偏南部吳語（《天台研究》34「跛」⊂pa應來自⊂pai，見同書56；《蒼南志》278「瘸子」條：蒼南靈溪閩南話、錢庫蠻話、畲族客話「擺⊂pai腳」、金鄉吳語「擺⊂pɛ腳」，顯然本字皆「跛」、金鄉ai>ɛ（《浙南甌語》159-160金鄉ɛ對應浙南閩語ai））、閩語、客語（閩語如《福州語音》150、《閩南漳典》21皆「跛⊂pai」；客語梅縣、香港「跛⊂pai」見《客贛報告》320「瘸子」條、原寫「擺」，注意客語是本方言中兼具「旓（㴱）、跛」）說「跛」，正好形成「各方言雖然不說共同方言詞，卻說同源方言詞」的現象（同源方言詞詳徐芳敏2006：676-678、§5.3）。[26]

本節考證「旓（㴱）」若成立，[27]加上首段引鄭張先生文、前人記錄「跛、

25 鄭張此文名為〈溫州方言歌韻讀音的分化和歷史層次〉，不過開頭§1.2已聲明「本文所指的歌韻兼賅開合，並舉平聲以賅上去聲，因此實際包括歌哿個、戈果過六韻字。」（鄭張尚芳1983：108）又吳、閩、客方言「跛簸破」，《廣韻》、《集韻》皆置果或過韻；所以本文統稱「歌戈韻」（李方桂1971：5中古歌韻-â、戈韻-uâ，兩韻僅差在u介音）。

26 《客贛報告》320「瘸子」條，廣東河源音⊂piɛ，可能是「跛」⊂pai>pɛ、中間又增生介音i。同「瘸子」條福建秀篆、武平音⊆pa(i)，又《臺客典》12臺灣新竹、苗栗「跛⊆pai」。鄭張尚芳1983：116引用梅縣⊆ŋai、⊆pai，分別寫「我」（參考《客贛報告》419「我」條，各地音ŋ(u)ai、ŋa、或ŋæ的陰平、陽平、或上聲）、「跛」；「我」「跛」均中古上聲字。

27 過去黃侃先生考證江淮官話本字「株」；筆者承之，續考證湘、客、贛、粵、閩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等字，似乎指向南方方言歌戈韻共同保存-ai，與南方方言梗攝元音-a-（李榮1996）相呼應。[28]

4 漢語方言本字考證與古漢語聯綿詞研究

4.1

古漢語雙音單純詞中的聯綿詞，一般認爲它「不可分訓」（周法高1962：100-101、106，周法高1963：137，徐通鏘1997：345-348、352）。然

言本字「株」（徐芳敏2003：44-50）。作為南方方言共同方言詞，「株」的「存古」在於知母讀t-，現在「蛀（蝕）」的「存古」在於歌戈韻讀-ai。

28 聯合本文和前人考證、鄭張尚芳文、李榮文、閩南方言（詳下文）觀之，筆者初步構想了很粗略的南方方言韻母演變框架(「最、次老層」名稱襲自鄭張尚芳1983:118、表6）：

(1)上古*-a->南方方言「最老層」閩南歌祭元部-ua(-)或-uã（*a>後高u介音+a；徐芳敏1991：567、384-385、476-478、543-544閩南「最老層」[陰聲]-ua（多歌部、祭部陰聲，少數佳部）—[陽聲]-uã（元部）—[入聲]-ua?（祭部入聲））；「次老層」歌戈韻-ai（鄭張尚芳1983：115-116溫州歌戈韻、灰韻、泰韻合口都是-ai，徐芳敏1991：329-331閩南-ai包含歌戈、支、脂、之、尤、齊韻字）；「文讀層」歌戈韻後高元音o、u等（鄭張尚芳1983：118、表6「新層」）。(2)上古*-a->南方方言「最老層」閩南宕攝、梗攝陽部系（即庚韻系）-o-（*a後高化為o；徐芳敏1991：150、567、375-376、467-469、463-465、538-539、531-532和2003：111-112閩南「最老層」[陰聲]-ɔ（多魚部陰聲，少數侯部陰聲）—[陽聲]-ŋ、-iũ（多宕攝及梗攝陽部字，少數其他攝或梗攝東真耕部字）—[入聲]-ɔ?、-io?（多宕梗攝魚部入聲字，少數其他攝或宕攝幽宵侯部字），陰陽入聲主要元音早期皆o）；「次老層」宕韻-ɑ-、梗攝-a-（羅常培、周祖謨1958：13、14、34-35指出東漢陽部庚韻系字正轉入耕部，亦即東漢或以後宕、梗攝已各具規模；李榮1996：1、提要云「1.梗攝分文白讀，梗攝白讀層次較早，文讀是受曾梗不分的北方話影響後起的。2.從古音(《切韻》系統）演變到現代方言，當中有一個階段，梗攝白讀音的主要元音接近前[a]。當時宕攝的主要元音接近後[ɑ]。」然筆者加畫橫線的句子照字面解釋是「從隋唐到現代，當中有一個階段」，此階段實相當於「次老層」，應改成「從東漢到現代，當中有一個階段」，其上限為東漢或以後、下限隋唐或隋唐以前）；「文讀層」曾、梗攝不分。

本字考證加上南方方言各種現象可以激發這些構想，此亦「零碎考證本字，正是點滴聚疊人們還不清楚的、方言的過去」（徐芳敏2006：657、提要）之意。筆者擬另撰文討論上述韻母演變框架、方言間韻母對應等問題。

臺灣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有些聯綿詞可單用一字、或分用兩字（徐振邦1998：136）。有些聯綿詞與構成聯綿詞的兩個字「音近義同」，如「葫（壺）蘆」單稱「壺」「盧」、「昆侖」單稱「昆」、「角落」單稱「角」「角（落）」（詹鄞鑫2006：75-77）。[29] 造成這些現象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有的聯綿詞來源於兩個同義詞或近義詞，也就是由兩個原始語素凝結而成。這種聯綿詞開始組合時結構鬆散，人們自然可單用一字而詞義不變。後來雖然結構凝固，但因單用已有先例。後來照舊單用也就不爲過了。有的是單音詞衍音而形成的聯綿詞，單音詞自然可以單用。」（徐振邦1998：137）

本文§1談到漢語方言本字與古漢語語詞在音節數目上的對應狀況，第（三）狀況「漢語方言單音方言詞本字是古漢語聯綿詞的第一字或第二字，一音節對二音節其中的一音節」就是常看到的考證方式「某方言方言詞x，本字是古漢語聯綿詞的第一字a（或第二字b），x與a（或b）音合（或音近）、義同（或義近、義通）」。有無標準來判別它可靠與否？

這個問題要分成幾種情形回答：（一）倘若古漢語聯綿詞兩字得分用、或一字得分用，漢語方言本字正巧是分用的那個字，音、義皆合，則本字大致都能成立。以§2.1「懵懂」聯綿詞群（明母搭配端或定母、韻母中古曾或通攝的聯綿詞群）及相關聯綿詞爲例：古漢語、漢語方言「懵」單用已見§2.1、§2.2；《閩東詞匯語法》72、no.639福鼎「懵ㄈmoŋ」「糊塗」，本字是讀成陰平調的「蒙」（王力等2005：260「蒙」指「愚昧，無知」，《漢語大字典》編委會2006：(5)3272「蒙（漢語拼音mēng）」「昏迷。如：眼發黑，頭發蒙……」）。

和本節首段提到「古漢語由同義、近義詞結合成聯綿詞」的情形略略類似；可能由於「瞢懵夢儚蒙」彼此同源、義同或近（§2.1引《廣雅疏證》轉引古本《廣雅》「懵，闇也」，王念孫《疏證》云「懵儚夢儚」義同；黃永武1976：103引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从夢聲之字如「夢儚儚」並有「不明」義，《說文》「瞢，目不明也」，「懵夢儚儚」皆从「瞢」聲、形聲兼會意；李妍周1995：197綜合整理高本漢、藤堂明保等先生的研究，「盲冥蒙霧夢儚瞢冒貿瞀」等字同源），在漢語方言中有時候它們獨自「行動」，與另一個同義或近義、疊韻或韻尾相同的單音詞組合出古漢語文獻中少見的聯綿詞、「雙音詞」（疊韻者固然是聯綿詞，韻尾相同者算聯綿詞、複合詞、或詞組還需要細密探索；此處將韻

29 詹鄞鑫2006：76-78對於「單稱」現象的解釋是：古代曾以一字記錄雙音聯綿詞、或該字即複聲母，後來一字僅能對應一音節、或複聲母字拆成兩音節，所以寫兩個字、為聯綿詞。本文不打算討論這個問題，只引用「單稱」現象。「單稱」和下文（一）（二）、§4.2、註30提到的「漢語方言單用聯綿詞兩字或其中一字」也許可以合看。

臺灣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尾相同者加上單引號、姑且名爲「雙音詞」，本文皆然）。如《關東詞匯》288「夢懂（漢語拼音mèng dǒng）」「故作不知；糊塗」，mèng本字「夢（通攝送韻）、懵（曾攝嶝韻）」均可（此書曾攝如85「登」、18「崩」、通攝幫系如327-328「蓬」皆-eng）；閩北《建甌典》205「懵mɔŋ˥懂˩tɔŋ」「糊塗，不明事理」、「懵懂運」「指小孩在一段時間內玩得糊里糊塗，行動不知輕重」，mɔŋ˥本字「蒙或懵（通攝東韻莫紅切）、曚或夢（東韻莫中切）」（據〈閩北方言〉144、「表三」、以及150、no.12，古濁平對應今建甌陰去或上聲；同文142-143、表二，古宕臻山通攝對應今建甌-ɔŋ）。《南寧典》300「懵˩møŋ艷˩ɬəŋ艷˩ɬəŋ」「糊糊塗塗，不明事理……‖艷〔謹案：當改「艷」〕，廣韻登韻蘇增切：『艷艷，神不爽也』」，牽涉「懵懂」（《南寧典》300「懵˩møŋ懂˩tøŋ」「糊塗」）、「艷艷」兩個聯綿詞；《南寧典》應該是考慮到這兩個聯綿詞義近（兩者都屬於註12引用《聯綿詞概論》大聯綿詞族中第二個聯綿詞群，見徐振邦1998：243）、其首字又聲符同、義近，彼此不妨「活絡互動」，所以在吻合音韻條件的前提下，從第一個聯綿詞取「懵」（古明母上聲、通攝董韻對應今南寧平話m-、陽上、-øŋ，見黎曙光2006：15、233、204（惟此書東董送韻記作-œŋ））、第二個聯綿詞取「艷」（不計「艷」重疊；古心母平聲、曾攝登韻對應今ɬ-、陽平、-əŋ，見黎曙光同上：32、227、187-188（惟此書登等嶝韻大多記作-ɐŋ、少數-eŋ，《南寧典》18、「單字音表之六」則登等嶝韻「崩登等增僧」等字皆-əŋ））。

（二）倘若古漢語聯綿詞不見分用兩字、或只見單用一字，§2考證「懂（懂）」的過程容許可以提供參考：

§2.1討論古漢語「懵懂（懂）」的「懵」單用時的意義。在缺少書面證據的情形下，藉同源、形聲兼會意、反訓等現象，推測「懵懂（懂）」的「懂（懂）」單用時可能的意義。

§2.2再列舉漢語方言中「懵」單用的例子。又確定漢語方言「懂（懂）」作爲本字，意義上與§2.1推測「懂（懂）」的意義相同或相近、音韻上能符合聲韻母、聲調的古今對應。既然漢語各方言「懂」得單用，就補足§2.1虧欠的書證。

這項考證工作很幸運，正巧碰上現代方言兩字皆單用的語料證據。不過即使「懵」不得單用，上述考證把「懵」的部分拿掉，我們相信考證仍然成立。

（三）本文希望初步瞭解本字是聯綿詞其中一字或單音詞的得失，所以§3嘗試討論漢語方言「『踜』子」的本字。傳統辦法是在應該會出現本字的蟹攝查找，結果找到聯綿詞第二字「蹟『踜』」不盡令人滿意。本文認爲此方言詞是南方共同方言詞，韻母ai和不少方言歌戈韻古老白讀韻母ai一致，所以把應該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出現本字的地方換成果攝歌戈韻，結果在戈韻找到單音詞「旝（傀）」。由於「旝（傀）」和許多方言都說的「跛」具同源關係，或許是比較理想的本字。

§3的考證提示我們：「每個詞都有自己的歷史」。綜合與待考證方言詞相關的各樣現象，運用「尋音」（§1）以設定本字可能出現的範圍，再去該範圍中查找適合的本字。假使至少有兩個「候選本字」（比方聯綿詞第二字「踠」與單音詞「旝（傀）」），聯綿詞其中一字者最好能提出獨用的證據（像上文（一）（二）所言本身獨用、單獨「行動」的證據，或至少兩個聯綿詞第一、二字彼此「互動」）；無論聯綿詞、單音詞，以與其他方言方言詞具同源關係爲佳。

4.2

從漢語方言本字考證的角度看古漢語聯綿詞，就會注意到未來漢語及漢語方言學可以深入研究的種種課題。（一）首先提出的課題：漢語方言怎麼對待聯綿詞。比方§2考證的「懵（懂）」，古漢語罕見、漢語方言卻常見單用。§4.1（一）又討論漢語方言中「瞢懵夢懞蒙」同源詞或單獨使用、或與另一同義或近義詞形成疊韻、韻尾相同的聯綿詞、「雙音詞」，或「懵懂」「懜懵」兩個聯綿詞橫向「互動」。倘若作一番大規模的整理，一則必定會豐富聯綿詞「不得分用；得分用」的內容；二則可以比較古漢語聯綿詞分用者多，或漢語方言聯綿詞、「雙音詞」分用者多；三則可以分析古漢語聯綿詞、漢語方言聯綿詞、「雙音詞」分用的類型。

（二）王洪君先生運用郭小武先生（郭小武1993）研究成果，說明「古漢語的聯綿詞的意義除摹態義外還可以分爲兩層。一層由聲母的序列表達，是較抽象的詞族義；另一層由韻母的序列表達，是具體的詞匯義。換句話說就是，若聯綿詞兩音節的聲母相同，則這些詞有一種共同的較抽象的意義。如，『落漠、離靡、爛漫……』都是『來・明』搭配的聲母序列，都有廣大、連續、模糊不明的基本內涵，形成一個詞族。」（王洪君1999：197）在郭先生的研究裡，本文§2「懵懂」屬於「『定（端、以）・明』『明・定（端、以）』搭配型」（郭小武1993：213-214）。

從「聲母序列」觀之，「懵懂」似「一體成形」的聯綿詞，沒有經過「詞彙化」（lexicalization）（董秀芳2002：3）。惟「懵」「懂」義同或近，又似§4.1首段引用前人所云「同義近義詞凝固成聯綿詞」，其間應該經過「詞彙化」。則「懵懂」（以及§4.1（一）談到的聯綿詞）究竟是否經歷「詞彙化」——兩音節何以結合爲聯綿詞；漢語方言何以不顧「聲母序列」，兩音節皆可能分用。§4.1（一）又談到漢語方言韻尾相同的「雙音詞」，它們是如何產生。王洪君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先生（王洪君1999：187-190）說「『一生二』式語音構詞法」包括嵌l詞（分音詞）（邢向東1992，張崇1993，《神木研究》254-265）。嵌l詞更像「一體成形」，其「詞彙化」過程是怎麼樣，漢語方言怎麼樣單用其中一音節（如註30「圇」、「圞」）。[30]

（三）語義學要研究詞的理據（motivation），包括語音理據、詞法理據等；語音理據主要有「擬聲詞」和「語音象徵」（phonetic symbolism）兩種（如英語"glide, glisten, glimmer, glitter"的"gl-"代表"bright"的意義，束定芳2000：53）。上述古漢語聯綿詞的「聲母序列」，即其獲得意義的理據。「聲母序列」中，最基本的是「語根」，其他由「語根」變異孳生（如註12引《聯綿詞概論》認爲*m-/l-是「語根」，以下聯綿詞群皆孳生）。古漢語聯綿詞那些是「語根」、那些是孳生還值得繼續探索。古漢語和漢語方言如何對待「語根」及所孳生的聯綿詞：是否「語根」型比較穩定，不易拆解；所孳生者比較容易拆解，至少其中一字能單獨使用。

30 學者討論聯綿詞、或切腳語、分音詞，經常引用宋洪邁《容齋三筆》卷16「切腳語」條：「世人語音有以切腳而稱者，亦間見之於書史中。如以『蓬』為『勃籠』，……『鐸』為『突落』，『叵』為『不可』，『圖』為『突欒』，……『角』為『矻落』，……」。其中「『圖』為『突欒』」可能因為漢語喜歡上下字疊韻、皆表義，所以「突欒」變成《廣韻》桓韻落官切「圞，圖圞，圓也。」（邢向東1992：40，《神木研究》262）「圞」異體字「圜」（《漢語大字典》編委會2006：(1)727「圜」）。《漢語大字典》「五代牛希濟《生查子》：『……未有圖圞意。』……唐張志和《空洞歌》：『……其形圖圞。』」（《漢語大字典》編委會2006：(1)727「圞」「圞」）就像「骨碌」等聯綿詞族由圓形義引申塊狀義，再引申抽象的圞全義（任繼昉1992：122-126；參見此書91「形狀未必圓的塊狀物，也可以用本來表示圓形物的語音形式來稱呼」）；現代方言說「圖圞」或「圖」「圞」（「圖」常見，姑不論：下文引用「圖圞」「圞」，惟後者不一定寫「圞」），由「圓」引申「圓塊狀（一）個」的量詞、以及相關義：《客通用典》116「圖圞‹量›圖：兩~棉花（兩圖棉花）。」客家7處說「圖圞」（如長汀「圖⊆thũ圞⊆lũ」、梅縣「圖⊆thon圞⊆lon」）；《漢方言典》(5)6581「圞」「‹形›圓；‹形›完整的；‹形›土氣；‹動›攔住；‹動›（舌頭）轉動或用舌頭翻動」，《漢方言典》(3)4344「巒」「‹形›完整」，《漢方言典》(4)5034「攣」「‹形›彎曲」，《漢方言典》(4)6263「孿」「‹動›攪轉；‹量›塊」。又如《漢方言典》(2)2680「囫圇」可單說《漢方言典》(2)2680「圇」「‹形›圓；‹形›完整」；但不可單說「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古籍（包括今人注、釋、譯、輯佚、集成等著作）

〔漢〕揚雄原著，鄭萬耕校釋《太玄校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漢〕揚雄撰，華學誠匯證《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上、下，北京：中華書局（2006）。

〔漢〕許慎撰，楊家駱主編，許平和續編《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1-12，臺北：鼎文書局（1997第4版）。

〔魏〕張揖撰，徐復主編《廣雅詁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唐〕釋慧琳撰正編，〔遼〕釋希麟撰續編《慧琳希麟一切經音義．正續編三冊．附索引二冊》(1)-(5)，臺北：大通書局影印（1970）。

〔宋〕陳彭年等編，周祖謨校正，余迺永校著《互註校正宋本廣韻（校本）》，臺北：聯貫出版社影印清張氏澤存堂重刊宋本（1980）。

〔宋〕陳彭年等編《大廣益會玉篇》，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國字整理小組影印元刊本。

〔宋〕陳彭年等編《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清張氏澤存堂本（1987）。

〔宋〕丁度等編《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宋刻本（2005第2版）。

〔宋〕丁度等編《集韻附索引》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述古堂影宋鈔本（1985）。

〔宋〕丁度等編《集韻》上、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影印四部備要本（1980）。

〔宋〕司馬光編《類篇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汲古閣影宋鈔本（1988）。

〔宋〕洪邁著《容齋三筆》，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29編，冊2（1979）。

二、漢語方言文獻——先列簡稱，後列全稱

《天台研究》　戴昭銘2006《天台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四川湘方言》　崔榮昌1996《四川境內的湘方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田野工作報告之1。

〈安慶詞匯〉　郝凝1982〈安慶方言詞匯〉，《方言》1982.4：297-3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江蘇總匯》上、下　季華權主編，江蘇省公安廳《江蘇方言總匯》編寫委員會編1998《江蘇方言總匯》上、下，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武漢典》　朱建頌編纂1995《武漢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南寧典》　覃遠雄、韋樹關、卞成林編纂1997《南寧平話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客通用典》　羅美珍、林立芳、饒長溶主編2004《客家話通用詞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客贛比較》　劉綸鑫主編1999《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客贛報告》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建甌典》　李如龍、潘渭水編纂1998《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朔縣志》　江蔭禔1991《朔縣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謹案：作者名第三字據封面、版權頁作「禔」、據書名頁作「禔」，今依前二者。〕

《浙南甌語》　顏逸明2000《浙南甌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珠三角詞匯》　詹伯慧、張日昇主編1988《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神木研究》　邢向東2002《神木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婁底典》　顏清徽、劉麗華編纂1994《婁底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湖北典》　高進智編1994《湖北常用方言詞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普通話方言集》(3)　陳章太、李行健主編1996《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3)：詞匯卷上》，北京：語文出版社。

《普閩典》　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方言研究室編1982《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香港：三聯書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粵西客方言》　李如龍等著1999《粵西客家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廈門典》　周長楫編1993《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福州語音》　王天昌1969《福州語音研究》，臺北：世界書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方言典》　中國·復旦大學、日本·京都外國語大學合作編纂，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1999《漢語方言大詞典》(1)-(5)，北京：中華書局。

《漢方言詞匯》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1995《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閩北方言〉　李如龍1991〈閩北方言〉，《閩語研究》（陳章太、李如龍，北京：語文出版社）：139-190。

《閩西客方言》　藍小玲1999《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閩東詞匯語法》　林寒生2002《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閩南典》　周長楫主編2006《閩南方言大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閩南漳典》　陳正統主編2007《閩南話漳腔辭典》，北京：中華書局。

《臺日典》上、下　小川尚義編1931（上）、1932（下）《臺日大辭典》上、下；臺北：臺灣總督府，影印本（影印時、地不詳）。

《臺日書》　東方孝義編纂1931《臺日新辭書》；臺北：臺灣警察協會，臺北：南天書局影印（1997）。〔謹案：由南天書局影印本觀察，此書書名頁、版權頁原題《臺日新辭書》，但南天書局影印本封面、版權頁改題《台日新辞書》；今依原題。〕

《臺客典》　徐兆泉編著2001《臺灣客家話辭典》，臺北：南天書局。

《臺閩典》　董忠司總編纂，城淑賢、張屏生編纂，張光宇總審稿2001《臺灣閩南語辭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蒼南志》　溫端政1991《蒼南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韶山研究》　曾毓美1999《韶山方言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廣東粵方言》　詹伯慧主編2002《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樂昌研究》　張雙慶、莊初升、伍巍、邵宜、林立芳、萬波2000《樂昌土話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衡陽方言》　李永明1986《衡陽方言》，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興寧志》　興寧縣地方志編修委員會1992《興寧縣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卷五〈社會〉第四篇〈方言〉：821-836。

《黔東南志》　黔東南州地方志辦公室編2007《黔東南方言志——黔東南苗族侗族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徽州方言》 孟慶惠2005《徽州方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臨武方言》 李永明1988《臨武方言——土話與官話的比較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關東詞匯》 王博、王長元編寫1991《關東方言詞匯》，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Br Barclay, Thomas. 1923.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Shanghai : The Commercial Press.臺北：南天書局影印（1990）、與*Dg*合爲一冊，*Br*在*Dg*之後。〔謹案：南天書局影印本書名改題*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 Supplement*，中文名稱《廈英大辭典》。〕

Dg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übner & Co. 臺北：南天書局影印（1990）、與*Br*合爲一冊，*Dg*在*Br*之前。〔謹案：南天書局影印本書名改題*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 Supplement*，中文名稱《廈英大辭典》。〕

三、今人論著

王力編著1983《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力主編2000《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

王力、岑麒祥、林燾等原編，蔣紹愚、唐作藩、張萬起等增訂2005《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第4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洪君1999《漢語非線性音系學——漢語的音系格局與單字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任繼昉1992《漢語語源學》，重慶：重慶出版社。

江藍生1988《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北京：語文出版社。

宋子然編著2000《古漢語詞義叢考》，成都：巴蜀書社。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9.1&2：1-61。

李妍周1995《漢語同源詞音韻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李新魁、林倫倫1992《潮汕方言詞考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李榮1996〈我國東南各省方言梗攝字的元音〉，《方言》1996.1：1-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東定芳編著2000《現代語義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沈兼士1986[1933]〈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73-185。原載1933年中央研究院《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

邢向東1992〈書面語中記載的「分音詞」〉，《語文研究》1992.4：39-40。

周定一1990〈酃縣客家話特殊詞匯例釋〉，《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編委會編，北京：商務印書館）：420-431。

周法高1962《中國古代語法　構詞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39。

———1963〈聯綿字通說〉，《中國語文論叢》（臺北：正中書局）：132-149。

周秉鈞編著1981《古漢語綱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徐世榮1989《古漢語反訓集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徐芳敏1991《閩南廈漳泉次方言白話層韻母系統與上古音韻部關係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9〈春秋戰國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蘇北淮南地區與楚方言有關的楚文化問題〉，《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上（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479-519。

———2003《閩南方言本字與相關問題探索》，臺北：大安出版社。

———2006〈漢語方言本字考證與「尋音」〉，《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何大安、張洪年、潘悟雲、吳福祥編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657-687。

徐振邦1998《聯綿詞概論》，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

徐通鏘1997《語言論——語義型語言的結構原理和研究方法》，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世祿1984〈漢語同源詞的孳乳〉，《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529-537。

張崇1993〈「嵌l詞」探源〉，《中國語文》1993.3：217-222。

曹先擢、蘇培成主編1999《漢字形義分析字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章太炎1958《新方言》，《章氏叢書》上（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浙江圖書館1919年刊本）：191-264。

莊初升2004《粵北土話音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郭小武1993〈試論疊韻連綿字的統諧規律〉，《中國語文》1993.3：209-216。

彭逢澍1999《湘方言考釋》，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黃永武1976《形聲多兼會意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黃焯1983〈說文形聲字有相反爲義說〉，爲《說文箋識四種》（黃侃箋識、黃焯編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附〕黃焯論文四篇」之第四篇：371-372。

董秀芳2002《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詹鄞鑫2006〈聯綿詞與單字詞音近義同現象的思考〉，《華夏考——詹鄞鑫文字訓詁論集》（北京：中華書局）：69-78。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2006《漢語大字典》(1)-(8)，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1992《漢語大詞典》(9)，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劉鈞杰1999《同源字典補》，北京：商務印書館。

劉興策1999a〈試論「楚語」的歸屬〉，《語言與文字論集》（武漢：武漢出版社）：177-188。

———1999b〈湖北方言分區小議〉，同上：230-234。

蔣禮鴻2001《義府續貂》，《蔣禮鴻集》(2)（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276。

鄭張尚芳1983〈溫州方言歌韻讀音的分化和歷史層次〉，《語言研究》1983.2：108-120。

黎曙光2006《南寧市周邊地區平話與白話音韻比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羅邦柱主編1988《古漢語知識辭典》，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

羅杰瑞1990〈江山方言中類似閩語的成分〉，《方言》1990.4：245-248。

羅常培、周祖謨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北京：科學出版社。

鐘明彥2005《清代訓詁理論之發展及其在現代之轉型》，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顧學頡、王學奇1984《元曲釋詞》(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Ancient Chinese *Lianmian* Doublets

Hsu, Fang-mi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henomenon of original characters for terms in Chinese dialects also appearing as one of the characters in *lianmian* doublets in Ancient Chinese. First, we show that the character *dong* (懂 or 懂) in the *lianmian* (聯綿) doublet *meng-dong* (懵懂, with the second character sometimes appearing as 懂) is rarely used independently. We argue that *dong* in Ancient Chinese (with meanings of "a muddled mind" and "to understand") and in Chinese dialects (with meanings of "muddled mind," "slow-witted," "not thought out," and "rashly done") are in fact the same word with two opposite meanings. Next, we discuss the term *paizi* (蹩子, cripple), which is common to southern dialects. We argue that the original character for *pai* was not the second character in the *lianmian* doublet *jibai* (蹟踜). Rather, we show that it corresponds to the character *bo* (旻(簸)) from the Middle Chinese *gege* (歌戈) rhymes, as this word and many others from this rhyme are pronounced with the vowel "ai" in the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s of southern dialects and are cognate with the word *bo* (跛) in a number of dialects. As these two examples show, of the two words making up *lianmian* doublets in Ancient Chinese, at least one of which, while not being able to be used independently in the koine, could be used alone in Chinese dialects. Also, the two words making up *lianmian* doublets in dialects could be used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freedom, sometimes combining to make up rhyming two-syllable words. From this we can derive a methodology for finding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for words in Chinese dialects. First, one should determine which rhymes, or endings, the words would most likely have and then search for the original character within that scope. If the original character is the one that appears in a *lianmian* doublets, it would be best to give at least one example of the character being used alone. It w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argument to show that the character has cognates in other dialects. Finally, we point out that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area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lianmian* doublets in both Ancient Chinese and dialects and rhyming two syllable word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being paid to whether they have undergone the process of lexicalization, how the two words making up the doublet are used, and the stability of initial series (the motivation for meaning).

Keywords: Chinese dialects, textual research on original characters, Ancient Chinese, *lianmian* doublets, rhyming two-syllable words, lexicalization, initial series, motivati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